

历代名臣传

历代名臣传

歷代名臣傳卷之二十

高安朱

軾

南城張

江分纂

漳浦蔡世遠

全訂

族裔朱

齡重刊

安溪李鍾僑分纂

宋

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五年
拜左補闕知制誥初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
并蒙正出之淪躋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

奉養備至。人爲翰林學士。旋叅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也。李昉罷相。以蒙正同平章事。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帝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同相位。普甚推許之。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卽授員外郎。後以爲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于巖穴。不霑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補祿。膺此寵命。不可。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

乃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嘗入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來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燬亡盡矣。蒙正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脩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韙之。燈夕設宴。蒙正侍。帝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廢政。萬事粗理。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帝變色。蒙正侃然復位。人皆多其直諫。帝欲遣使朔方。命
中書選才。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
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臣不敢用媚
道以害國事。同列悚息。帝退。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
卒用所薦。果稱職。景德二年。表請歸洛。陛辭曰。因言遠人
宜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帝嘉納之。真宗封太山。過洛。幸
其第。問卿諸子孰可用。蒙正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從子夷
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富弼父富言。蒙
正客也。請令弼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

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于吾。令與諸子同學。蒙正初爲相。張紳知蔡州。坐賊免。或讒于帝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耳。帝卽復紳官。蒙正不辨。後考課院得紳實狀。黜之。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賊。蒙正亦不謝。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奪。蒙正曰。我有一能。善用人耳。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以人才。客去。隨卽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求賢取之囊中。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卒年六十八。贈
中書令諡文穆。

論曰宋自藝祖以及太宗之初。師旅亟興。日不暇給。朝
廷之規未定。而踐台輔者多周室舊臣。虔恭朝夕。惟恐
有過所守者。簿書之計而已。若乃竭忠盡慮。以道匡君。
犯顏數爭。不欺其志者。自蒙正始。觀其延接人士。搜閱
俊彥。書策貯囊。以待敷求。斯宰臣之法也。

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冤句人也。生三歲。值晉亂。徙家洛陽。孤貧力學。有遠志。慕唐李大亮之爲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以手畫地。條陳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籍田。曰。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奸。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帝怒。命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及太宗立。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帝不悅。一榜盡與京官。于是

齊賢以大理評事判衡州累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改左拾遺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言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若緣邊諸砦撫馭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臣慮羣臣或以纖微之利侵苦窮民以爲功能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凡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諸州有不利于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常者重置之法以德懷遠以惠型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使以饒信虔諸州產銅鐵鉛錫乃推

求前代鑄法。取饒州永平監所鑄以爲定式。歲鑄五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助鉛三十六萬。鋤錫十六萬。鋤詣闕面陳其事。敷奏詳議。有不能奪。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路死者十常五。齊賢道逢南劍建昌虔州所送索牒視之。率非首犯。悉伸其冤抑。因力言于朝。後凡送囚至京。請委強明吏慮問。不實則罪及原問官屬。自是江南送罪人者。爲減大半。先是江南諸州民居官地者。有地房錢。古州緣江地。雖淪沒。猶納勾欄地錢。編木浮居者。名水塲錢。齊賢悉論免之。初李氏據有江南。民戶稅錢三千以上。

者戶出丁一人黥面自備器甲輸官庫出卽給之日支糧
二升名爲義軍旣內附皆放歸農至是言者以爲此輩久
在行伍不樂耕農乞遣使選充軍伍并其家屬送闕下齊
賢上言江南義軍例皆良民橫遭黥配無所逃避克復之
後便放歸農久被皇風並皆樂業若逐戶搜索不無驚擾
不若且仍舊貫齊賢居使職勤究民弊務行寬大江左人
思之不忘召拜樞密直學士擢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
事雍熙初遷左諫議大夫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
帝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

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湖口入寇薄城下。齊賢選廂軍二千。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間使爲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旣漏。虞美爲遼所乘。旣而東師敗績于君子館。美奉詔不許出戰。全軍還州。齊賢得報。乃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以爲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又先伏兵二千于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端拱元年冬。拜工部

侍郎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峙崞縣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峙兵所敗入拜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二年叅知政事數月拜平章事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每入謁禁中帝歎其福壽有令子多手詔存問加賜與縉紳榮之四年罷相知定州以母老不願往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不食酒肉尋知河南府獄有大辟將決齊賢立辨而釋之徙知永興軍時閤門祇候

趙贊以言事得幸提點關中芻糧所爲多豪橫齊賢論列其罪卒抵于法加刑部尚書真宗卽位召拜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嘗從容言三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曰朕以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戚里有訟分財不均者入宮自訴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歟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帝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坐冬至朝會被酒失儀免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

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略使齊賢上言清遠旣陷靈武
一郡援隔勢孤今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他蕃
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
結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
心朝廷矣又言靈州斗絕一隅南去鎮戎五百餘里東去
環州僅六七日程欲全軍民理須應接爲今之計若能增
益精兵以合西邊屯聚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
山西熟戶從東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
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道途首尾難衛千里趨

利不敗則禽。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口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置砦于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脩寓之。如此則蕃漢土人之心有所依賴。裁候乎寧。却歸舊貫。然後縱蕃漢之兵乘時以爲進退。成功不難矣。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十二月拜右僕射坐事責太常卿分司。西京景德初起爲兵部尚書。知青州二年。改吏部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應宮。齊賢言。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奉天之意。屢請罷其役。三年出判河陽。進左僕射。五年請老。以司空致仕。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日與親舊觴咏其間。七年